

第一章 夢境中的黑白兔

微風拂過開滿金雀花的山坡，千萬朵花搖曳著嫩黃的花瓣，熱烈又奔放。在成簇的花朵中，臥著兩隻兔子，黑兔子比白色的胖一圈，三瓣嘴不停翕動著吃草；白兔子的嘴也在動，不過牠不是在吃草，而是在說話，軟糯的嗓音，像夏日的涼糕一樣甜。

「我爹雖然年俸低，但也不至於養不起家，那些絹帛全被娘貼補她弟了。她弟……哎喲，好疼。」

顧阿纖一下子睜開眼，去揉自己的胳膊。

「讓妳剝個豆也能睡著。」曹素娥把手中剝好的豆放進盤中。

「妳掐她做什麼，讓她睡吧。蓮女、燕女都去睡了。」顧胡圖微微皺眉。

「爹，我不睏。」顧阿纖強打起精神剝豆，她也知道怎麼了，只要一作兔子夢，醒來後就會非常累。

顧阿纖輕輕歎口氣，別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小姐，只有她，睜眼就是簡陋的居室。風從破損的窗櫺颯颯進來，又從牆壁的縫隙穿出去。

窮啊，字體超大的窮。

八品小官的父親和刻薄繼母、繼姊妹的搭配，怎麼看都像是低配版灰姑娘的故事，只不過，灰姑娘是親生的，她是撿來的。

這是爹娘談話時她偶然間聽到的，本以為這裡面藏著什麼驚人的身世，但是從穿來到現在四年過去了，她從十歲的小丫頭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也沒有貴婦認親的事情發生。

不能怨她多想，顧家雖窮也是士族階層，隨隨便便養著撿來的孩子實在不合常理，沒有驚喜，看來只能認命了。

「隔壁的王婆去親戚家打秋風，房簷的破瓦換成新瓦了。」曹素娥一臉嫉妒，連手中的豆子擠得掉在地上都沒察覺。

「這也羨慕不來，不是誰都能有這樣的親戚。」顧胡圖拿起籤子把油燈挑亮一點。

「費油。」曹素娥皺著眉又挑回來，「這樣的親戚也不是沒有，我與漢安侯的夫人是同族，閨中時曾打過交道。哪天豁出臉面去試試，對方手指縫漏下點什麼，就夠咱們嚼用一年了。」

顧胡圖一聽來了興致，「擇日不如撞日，我看妳明日就可以去。」

曹素娥得了夫君的鼓勵越發躍躍欲試，兩隻瞳孔映著跳躍的火苗，「到時候，何止是新瓦，換新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「說不定妳得了侯爺夫人的眼緣，我的官職也能往上升一升。」顧胡圖加入暢想。夫妻倆一時談得火熱無邊。

「既然這樣，阿纖與我一起去吧。」

顧阿纖正困得如同小雞啄米般點著頭，冷不防聽到這句，睡意全無。

「娘，我不想去。」她嬌憨地搖搖頭，可憐又可愛。

曹素娥表情複雜地眨眨眼。她也不想帶她去啊，就算打不上秋風，混頓吃喝是沒問題的，這樣的好事她當然想讓自己親生的沾了，可是那兩個實在拿不出手，平

凡得扔進人堆裡都找不出來。

初次聽夫君說顧阿纖是撿來的，她還嚇了一跳。不過細想想，這樣香嬌玉嫩雪膚花貌的小美人，將來定能配個好親光耀門楣，如果讓她碰到，一百個也得撿啊，她也就接受了有個養女這件事。

「討來錢，給妳們炙肉吃。」

「娘，我不愛吃肉。」顧阿纖依舊搖頭。

「必須去，沒得商量！」曹素娥一拍案，震得一粒豆滾下去，她忙彎下腰撿起來吹吹。

這麼漂亮的小姑娘，帶她出去買點菜都能多得一根蔥，打秋風更得帶著她了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曹素娥就風風火火地催著顧阿纖梳妝，整條巷子裡都能聽到她的大嗓門，收拾妥當後，兩人乘著雇來的犢車來到漢安府，順利見到了衛夫人。衛夫人年約四十，衣著華奢，神情和煦卻透露著客套與疏離，坐在榻上倚靠著憑几，左右靜悄悄站著梳著環髻穿著青色對襟衣的侍女。衛夫人放下手中的茶湯，瞥了她們一眼漫不經心道：「我上一次見妳，好像是二十年前？」

「家中貧困難以見人，怕來到府上給夫人添麻煩。」曹素娥拘謹的跪坐在叫做桃笙的桃枝竹編的竹蓆上，一板一眼地答道。

衛夫人微微一笑，轉頭看向顧阿纖，「這是妳的女兒？」

曹素娥自打進來，就被滿堂的金玉震得腦袋暈沉，聽到問話才憶起顧阿纖的作用，「她叫阿纖，是我家頂頂好看的姑娘，就是家裡窮，她常問我要穿戴，我哪裡給得起？」

顧阿纖低垂著頭，裝出一副害羞樣，心中腹誹不已。

誰要穿戴啦？就知道拿她當藉口。

衛夫人淡淡一笑抬起手，「過來讓我瞧瞧，離遠了看不真切。」

曹素娥又推一下，顧阿纖才盈盈起身走了過去。

衛夫人端詳了一眼，「遠看如春花燦爛，近看稚齒矮嬌，我見猶憐。」

顧阿纖甜甜一笑，杏核眼彎彎，彷彿蜜橘一般散發著香甜氣息。

衛夫人看著顧阿纖雙螺髻上繫著的絲帶，點點頭，「果然缺點頭飾，不然更好看了。」她微側眸問身旁的侍女，「我記得有一副蝴蝶釵？」

侍女點頭，「還是夫人剛進府時戴的。」

說畢，侍女轉身走入後堂，不多時果然取了一個匣子來，打開看，一對金色的蝴蝶立釵，展翅欲飛。

「這是年少時阿娘給我的，現下戴不了了，給了妳吧。」衛夫人替顧阿纖戴在髮髻上，更像枝頭含苞欲放的花朵了。

雖然是件舊物，曹素娥還是喜得見牙不見眼，「夫人留著給哪位小姐吧，給她做什麼？」

「我哪有女兒命，只有兩個兒子罷了。」衛夫人眉目淡然，不緊不慢道。

曹素娥這才憶起衛夫人的忌諱。

衛夫人早年極為悍妒，出嫁不久就率領婢女手持棍棒，將受封漢安侯的衛丞相偷設別館的外室責打變賣，因此，庶子女從不敢在她面前出現。

但即便如此，還是有不少遺珠在外。

「夫人的公子們頂頂好！尤其世子，常聽人說，那可是江左風華第一。」曹素娥忙道。

提起兒子，衛夫人笑意真誠許多，不過也立刻想起一件關鍵事。

「阿宴在哪？送去的補湯他喝了嗎？」

「世子出去了。補湯……」侍女猶豫一下，「世子不喝。」

「怎地不喝？」衛夫人神色焦慮，「是不是妳們熬得不好？」

「如往日一般熬的。」侍女忙道。

「世子怎麼了？可是身體有恙？」曹素娥一頭霧水。

衛夫人歎道：「妳不知道，我的小兒生下就身子虛弱，連房門都難出一步。大兒衛宴雖然康健，但我還是擔憂，所以日日讓人熬了補湯給他，可是十之七八他都不喝。」

顧阿纖聽了垂眸暗想，補湯又是肉又是草藥，味道還苦，當然不願喝。

曹素娥還欲再問，一個束髮黑袍的公子提著鳥籠大步走了進來。

見屋中還有其他人，他微微頓了一下，微翹的桃花眼挑起，一粒紅色小痣像寶石一樣綴在右眼的眼尾下方。

眼波流轉，顧阿纖與他視線對上慌忙低下了頭，臉頰發熱，不敢再看。

彷彿全天下的靈氣盡歸他一人，懷抱日月，神采秀徹，與時下君子如玉含蓄溫潤的美相反，衛宴的美囂張而凌厲。

顧阿纖努力平穩心跳，不想讓人看出來她的慌張。

怎麼這個時間還有客？衛宴微微皺眉，此時是衛夫人快歇午覺的時辰。

曹素娥她們光雇車就浪費好大的時間，曹素娥不停還價，所以導致來了後時間尷尬。

「我母族的旁支，二十年未見了，上門拜訪。」衛夫人連忙解惑。

顧阿纖手指輕輕揪著衣帶，有些淡淡惆悵。她們雖穿著最好的羅衣，但是款式早已過時，任誰一看也知是來打秋風的。

衛宴微微點頭不再理會，轉頭道：「娘，瞧這隻鴿，會說人語，把牠掛在廊下讓牠陪妳。」

顧阿纖溜了一眼，黑不溜秋的，不就是隻八哥嘛！

「是嗎？快拿過來我瞧瞧。」衛夫人微笑著說。

然而鴿站在籠中的木槓上，緊緊閉著牠的鳥喙，不管衛宴怎麼逗弄都不出聲。

「想來鳥也有脾氣，把牠掛在廊下，餵些水米興許就叫了。」衛夫人溫言安慰，不忍敗了兒子的興致。

衛宴皺一下眉頭，伸手拔下身邊一名侍女頭上的髮簪，朝籠中一捅。

鴿鴿吃痛連忙大叫，「美美美！夫人實在美。」

「打一下，動一下。」衛宴眸光冷冷，將髮簪隨手丟與地上。

侍女散著髮，也不敢撿。

顧阿纖忍不住縮了一下，都說這個時代是禮樂崩壞的時代，世家門閥恣意妄為變態極多，誠不欺人。

打完這次秋風，她可不再來了，她要離動貴們遠遠的，將來找個老實人，過和美美的小日子去。

「這可叫了。快，掛起來吧！」衛夫人忙說：「阿宴，今日怎回來得這樣早？」

「想回來陪娘。」衛宴笑了一下說。

「我兒至孝至純。」衛夫人發自肺腑的讚道。

顧阿纖很想吐一下舌頭，表示她的不認同。

「對了，今日怎麼又沒喝湯？是不合胃口嗎？要不再換個廚子試試？」衛夫人問。

「不用折騰了，我身體很好不用進補。」

衛夫人長歎一聲，不敢再勸。

「世子，夫人是為你好，這補湯是一定要喝的。」曹素娥忍不住幫腔道。

衛宴皺眉，眸光冷冷地掃過去。

曹素娥只被掃了一眼，就覺手心冒汗，心頭彷彿被無形的壓力籠罩，忙垂下眼，再不敢說話了。

顧阿纖心裡歎口氣，打秋風本來就是變相的乞討，裝出長輩的模樣教訓人，可不就惹人討厭了？

「娘，不早了，往常這個時間都已經午歇了。」衛宴看了眼屋角放置的漏刻道。這麼一提，衛夫人才感覺疲憊。

衛宴將鳥籠遞給侍女，伸手將衛夫人攙扶起。

曹素娥總算還有點眼色連忙告辭，推了一把顧阿纖，顧阿纖一點都不想刷存在感，但也只得跟著重複告辭的話，嗓音軟糯，彷彿甜米糕。

衛宴猛地抬眸。

這個一直低著頭的小姑娘，聲音跟他夢中的小白兔一模一樣。

顧阿纖坐在犢車裡看著窗外。

高大的府邸被甩在身後，越來越遠，犢車一路碾著寬敞平穩的官道跨過朱雀橋，駛向低低矮矮的南城。

南城居住的都是販夫走卒，昏暗潮濕的巷陌交織，被稱為臭蟲之地。

顧家眾人作夢都想搬入北城，雖然沒有衛家那樣的世家大族，但也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員或是富商，乾淨整潔，遍地桑榆，不像他們家，連名字都透著一股腐爛味——泔水巷。

犢車顛顛簸簸終於停在了逼仄的巷子口，家家戶戶門前皆堆著雜物，車進不去；裡面的路坑窪不平，化開的雪水混著泥土和成泥漿，曹素娥一路罵罵咧咧拎著裙襬蹣跚著腳回到家。

家裡也不比外面好多少，兩進的小院子，像個鋸嘴的葫蘆，內外院都是一堂兩室，曹素娥一進門就脫下繡履，在院子裡將上面黏的泥巴一點點摳下。

顧燕女和顧蓮女迎了上來。

顧蓮女一眼看到顧阿纖頭上的金蝶，蹣跚道：「怎麼全給了她？」

顧阿纖晃晃腦袋，翅膀煽動著發出金屬悅耳的顫動聲，顧蓮女看得更氣了，她今年十五歲，正是愛美的年紀。

顧燕女十二歲，一向是姊姊做什麼，她就做什麼。

曹素娥伸手從顧阿纖頭上拔下釵子，「回來讓妳們爹看，高興高興。」

知道不是單給顧阿纖一人，顧蓮女放下了心，「看過之後呢？」

「看過之後娘就要補貼舅父了。」顧阿纖搶先答道，並且在曹素娥發怒之前跑了出去，「我去煮飯。」

大京朝尋常人都是一日兩餐，顧胡圖自在官署用飯。因他不在家，曹素娥便不讓顧阿纖做葷腥，從來都是水煮青菜配飯。

如今春菜未下，就用鹹菜下飯。

顧阿纖從罐子裡撈出醃好的蘿蔔切成絲，煮湯準備做糗糰吃，糗糰是用蒸熟的米飯曬乾做成的，吃的時候用熱水或湯一沖即可。

稍微有點身分的人家提起糗糰都是一臉鄙夷，認為豬都不吃，但是曹素娥為了省柴薪，頓頓吃這個，只有顧胡圖在家時才蒸頓豆飯。

「今天不吃糗糰了。」曹素娥從籃中取出一條五味臘，切了雞蛋大小的一塊，「剁碎了煮粥吃。」

顧阿纖忙接過來，她最喜歡吃臘肉了，難得今天娘這麼大方。

沒花多少時間，她便做好了粥端上去。肚中許久沒有油，眾人吃起來格外香甜。吃完一小碗，顧阿纖站起來正欲再盛，曹素娥忙接過來。

「我來幫妳盛。」她走到隔壁的廚房，故意用勺刮著鍋壁發出刺耳的噪音，「哎呀，沒有了。」

顧阿纖疑惑，記得今天煮很多啊。

但她瞬間明白過來，又好氣又好笑，捨不得她吃，剩那些粥難不成要藏起來？

自然不是藏起來，曹素娥先是自己喝了好些，然後輪番叫顧蓮女、顧燕女去廚房談話，兩女實在吃不下，屋外又傳來顧阿纖的詢問聲——

「娘，我要洗碗了？」

曹素娥連忙喊道：「不用妳。」

顧阿纖偷笑，不再理她，自去歇息。

第二日天光破曉，巷子裡面劉婆婆家的雞發出高亢的鳴叫，顧阿纖眼皮動了動，悠悠轉醒，坐起身來撐著額頭歎口氣。

她又作那個夢了。夢裡面自己是隻小白兔，跟黑兔子一起吃草，三瓣嘴不停的翕動，好像永遠也吃不飽。

從四年前穿越過來，這夢就時不時來一場。除了可以肆意吐槽，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意義，而且醒來以後特別疲憊……也有可能是一整晚都在吃的緣故。

大而明亮的屋子裡，門窗、壁帶、枋楣都用檀香木製成，香氣飄溢，輕紗幔帳被風拂過如同雲煙一般輕柔。

婢女南雅快步走過去關窗，儘管她光著腳一點聲響也無，衛宴還是緩慢睜開了眼睛。

他輕輕歎口氣，單手撐著床榻坐起來，墨玉一般的黑髮流淌在潔淨而明朗的白色寢衣上，敞開的衣襟露出寬直的肩膀，誘人的線條從鎖骨劃過胸膛，隱藏在精瘦的腰肢後面。

少年眸光冷淡，薄唇輕抿，眼尾下的朱紅小痣帶出一抹迤邐，明明是驚心動魄的風情，卻讓人瞧著無端生出一股敬畏和不可褻瀆之感。

南雅聽到聲響連忙從屏風後繞過來，見到他，目光一頓，睫毛眨了眨，臉頰滾燙地低下了頭。

衛宴眉頭微蹙擺了擺手，南雅便躬著身悄無聲息地退下去。

從四年前開始，他就時不時夢到自己是隻圓滾滾的黑兔子，在開滿金雀花的山坡上跟一隻白兔子吃草，一整夜一整夜的吃，就像永遠也吃不飽。

夢裡的小白兔總是愛朝他倒苦水，他想回應，但是嗓子裡彷彿缺了塊東西似的發不出聲音。他知道她在家裡總幹活，吃的不好，娘喜歡貼補兄弟，爹的夢想是納個小妾，還有姊妹都喜歡搶她的東西。

這聽起來就是一個跟他一樣的「人」。這麼多年，他苦苦尋找，想知道自己作這個夢的原因、想知道夢中的小兔子是誰，都毫無結果。

直到那天他聽到了來家裡打秋風的小姑娘的聲音。

衛宴攏了攏衣襟，眼眸裡閃過一絲波動。

南城的一處書肆是漢安侯府的產業，一大早掌櫃就戰戰兢兢，不清楚世子怎麼會到這兒來，像他們這種勳貴，只會在北城的繁華之所玩樂，若說來看書吧？這兒哪裡比得過漢安侯府的私藏。

正這麼想著，掌櫃見到一個俊秀的公子走了進來，後面跟著搬著一盆花的侍從。這是顧司空之子，他家世子的好友顧弦。

掌櫃認出了人連忙迎上去，「世子在樓上。」

顧弦點點頭，上了樓。

一大早他就被漢安侯府的管事吵醒，問有沒有金雀花，他只覺得莫名其妙。金雀花？春季未至，哪有什麼金雀花，就是家中的暖房，也只養蘭花、水仙、洛陽錦。等他好不容易從親戚家找到了花，衛家管事已經急得滿頭冒汗，他心中好奇，乾脆跟過來看看。

等進了二樓的雅室，顧弦立刻被滿屋的鮮花嚇了一跳。「這是要做什麼？」同時有點委屈，「阿宴，我不是你的唯一啊？我以為你只要這盆花。」

衛宴不理他，站在窗邊向外看。

顧弦絲毫不計較，隨意撥弄了下花瓣，「我好不容易才弄到，你怎麼謝我？」
衛宴看到拐角處出現了一個杏黃色的身影，嗓音疏懶，「好了，你可以滾了。」

「太絕情了吧？」聽到他這麼說，顧弦更不想走了，湊過去跟著探頭探腦，「你在看什麼，一個姑娘？」

衛宴嘴唇抿出不悅的直線，一雙桃花眼沒有什麼情緒地看著他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我走就是。」顧弦嘟囔著轉身離開。

這時，顧阿纖拎著竹籃忐忑地走進書肆，見一位陌生的公子從樓上下來，連忙垂首讓到一旁，卻察覺那人好奇地盯著她看了一眼，突然眼露疑惑停了下來。

顧阿纖心中吐槽，看什麼看？

等顧弦走了後，她才在掌櫃的指點下上了樓。

娘讓她買蛋，才剛走到街角就被人攔了下來，說他是漢安侯府的人，世子要見她。想到那個外表俊美卻行事狠厲的少年，她就有點害怕。

昨天除了從他家順走點金子，似乎沒做什麼呀……

慢慢吞吞地爬上了樓，忐忑不安的顧阿纖磨磨蹭蹭地進入房間，就看見衛宴，一襲白袍，坐在各色鮮花圍繞的書案後。

姹紫嫣紅，都不及他一雙淨如琉璃的雙眸。

顧阿纖忙垂下眼，「世子找我何事？我還要去買雞蛋。」花香撲鼻，她忍不住又加了一句，「這個時候，還有花啊？」

衛宴嗯了一聲，「溫室養的，妳喜歡哪一株？」

「我？」顧阿纖睜大眼睛呆呆地望著他。

「妳幫我選一株，我來畫丹青。」似乎瞧出她疑惑，他又補充道：「我有些猶豫，正好瞧見妳，所以想請妳幫我選。」

顧阿纖有些無言，好閒，她每天起來有做不完的活計，而這些勳貴卻可以在溫暖的室內陶冶性情。

本想隨便指一株，但是目光觸到那盆金黃色的花，她頓了頓，不禁選了它，「這個。」

衛宴睫毛微微顫動，遮掩住波動的情緒，「金雀花，妳喜歡它？」

顧阿纖點點頭，其實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，她只是選熟悉的。

衛宴把花放在案頭，調好顏色，「妳覺得應該怎麼畫，畫一枝？兩枝？」

「滿山坡。」想起夢裡的景象，顧阿纖脫口而出。

甜糯糯的嗓音讓衛宴不自覺露出一抹笑，挽起袖子，開始落筆。

顧阿纖歪頭看著他認真繪畫的模樣，心下微微怦動，但是片刻她就在心裡把自己暴打一頓，別胡思亂想，妳還沒人家長得好看呢！人家怎麼可能是特地找妳，有可能是選擇障礙才找人選的。

紙上很快就出現滿山坡的金雀花在微風中搖曳著金色的花瓣，衛宴停下來。

「然後呢，再添點什麼？」他側著頭，陽光將睫毛染成金色，眸子溫柔得像一汪春水。

顧阿纖心頭一陣慌亂，「添……添蝴蝶。」

「蝴蝶？」衛宴頓了頓，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躍於紙上，「還有嗎？」
衛宴的側臉、喉結的弧度以及如寒玉般修長的手指，每一樣都好好看，讓她的臉頰熱度不斷上升，聽到他甘冽的嗓音在耳畔響起，心跳更是加速。
「不，不需要了，這樣就很好看。」
「不需要了？」衛宴稍稍有些失望，他轉頭看著畫紙，眼眸黯淡了一些，「這畫送給妳吧。」

今日顧胡圖休沐，因他在家中，曹素娥終於捨得用柴火蒸了豆飯，配著水煮白菜蘸蝦醬，以及兩樣鹹菜——韭菜和蘿蔔絲。
顧阿纖舀了半勺蝦醬拌飯，覺得不夠準備再舀一點，抬頭發現曹素娥不滿的盯著自己看，於是立刻放棄改夾鹹菜，曹素娥這才恢復臉色。
幾人安靜地吃著飯，只有輕微的碗筷碰撞聲。

「好了，妳們少吃點，姑娘都講究窈窕。」曹素娥見顧阿纖吃完了一碗飯還想再盛點便開口道。

顧燕女、顧蓮女聽話的擱下箸，顧阿纖也只好收回手。
直到顧胡圖吃飽了離開案几，她們才散去。
從那日開始，接連幾天，曹素娥突然找出一大堆活兒讓顧阿纖幹，而且一到了吃飯的時候就不停地念叨女兒家要苗條。
好了，現在連吃糗糲都吃不飽了。

顧阿纖懷疑是因為自己那天多吃了點蝦醬導致招來曹素娥的怨恨。
這日幹完活，她想看看有沒有剩飯，但是屋子裡收得極乾淨，櫃子也都上著鎖。
她歎口氣，從沒想過自己會為餓肚子煩惱。
揉揉肚子走出家門，在巷口見到地上扔著一堆不要的乾白果，大概秋天曬了太多用不完就扔了，這東西一般是大藥的。

顧阿纖猶豫半晌還是撿了兩把，她回家取了火鏟和火絨便出了城。
家離城門很近，不到一盞茶的時間就走到了，到了城外，她撿了幾塊大石頭壘在一起成為一個簡單的灶，又拾了點枯樹枝點燃，把白果通通扔進去然後蹲在旁邊等著。

白果發出「劈啪」的爆裂聲響，她見外殼炸開後，便熄了火用樹枝將白果們勾出來，等稍涼些，剝開皮，裡面的果仁發出誘人的清香。
這玩意有微毒，不能多吃，一次不能超過十顆，但不管怎麼說，肚裡填了一點東西到底是不那麼難受了。

等春天到了就好了，遍地都是野菜，秋天到了更好，哪裡找不到點吃的？還用得著受曹素娥的拿捏？

她往嘴裡扔了一顆白果仁，就見一輛華麗的犢車從身邊掠過，但沒幾步就退了回來。

少女柔和的嗓音從犢車中傳出，「櫻桃，去看看她在吃什麼？」

一個穿水紅衫子的婢女應聲從車裡鑽出，幾步走到顧阿纖身旁，辨認了一下大聲道：「小姐，是白果。」

「這也能吃？」車中少女笑問。

顧阿纖皺了皺眉，只有出身顯貴的人，才能說出這種何不食肉糜的話。白果為何不能吃？餓極了什麼都能吃。

「買兩枚來瞧瞧。」車中傳出少女吩咐的話語。

「是。」櫻桃取出幾枚銅錢。

顧阿纖此時心情正不好，扭著頭看也不看，「不賣。」

「多給她些。」少女又道。

櫻桃索性從身上背的褡褢裡抓了兩把，「這下夠了吧？」

顧阿纖瞥了一眼，足有二、三十枚。

誰能跟錢過不去呢？顧阿纖收了下來，尖尖的下巴翹起，「拿吧。」

她這番舉動惹來犢車裡少女溫和的笑聲。

櫻桃拾了幾顆白果遞給車裡的人之後，便讓車夫駕著車走了。

在車上，她問：「小姐，妳為何多給那個姑娘錢？」

顧明蓉纖指捏起一枚烤得烏黑的白果，車廂裡瀰漫著又苦又甘的香氣，她輕聲道：「靠這個果腹怎麼能飽。」

櫻桃不再言語，她家小姐心腸最好了，那個姑娘也確實可憐。

車夫甩了一下鞭子，黃牛速度加快了一些，犢車微微搖晃，太陽照耀著車楣上掛著的顧字木牌流淌著金色的光芒。

顧阿纖注視著犢車遠去的背影，攥著那幾十枚銅錢抵了抵嘴。

犢車穿過荒野朝城門駛去，櫻桃突然瞥見車外的一個身影忙指給顧明蓉看，「小姐快看，世子在那放鷹呢。」

顧明蓉忙直起身看了看，抿嘴一笑，「靠過去。」

車夫聽到後調轉方向朝衛宴駛去。

「衛郎，妳在做什麼？」顧明蓉在窗後露出半邊臉，巧笑倩兮。

衛宴扭頭見是顧弦的妹妹，淡淡回道：「放鷹。」

顧明蓉點點頭，沉默了一下又笑著說：「你送來的孔雀我可喜歡了！開起屏來好像一把大團扇，陽光底下看，絢麗極了。」

「阿弦託我找的。」衛宴依然一副淡漠的模樣。

「那我也只領你的情。」

顧明蓉說著，露出溫柔的淺笑，可惜衛宴根本沒有扭頭，專注地梳理著白鷹的羽毛，她咬咬嘴唇坐回去，吩咐車夫回家。

「世子對誰都是冷冰冰的。」櫻桃低聲道：「不過，他從不曾跟別的女子說話，我覺得世子對小姐妳很特別。」

「別亂講。他只不過是因為跟哥哥要好，對我大概只當做妹妹看。」顧明蓉眼睛恢復了幾分神采，「我們快些回去吧，娘見不著我該擔心了。」

另一邊，顧阿纖仔細地把錢幣收好，準備到集市上解決一下腹中空空的問題。得了筆意外之財，走在原野上，剛剛乾枯的風景這時變得好看起來，有了這些錢，她可以吃米糕、吃水引麵，娘一定想不到。

天空中突然傳來一聲鷹鳴，顧阿纖連忙抬頭，一隻碩大的白鷹在天空盤桓了一下，突然朝不遠處的公子身上撲去。

她驚得後退一步，剛要大聲提示，白鷹就直直落在那人戴著的皮手套上，再仔細一看，那正是衛宴，瞧那隻鷹與他親暱異常，應該是他養的。

衛宴顯然也發現了她，朝這邊望過來，衣袍被荒野上的風吹得獵獵舞動，桃花眼輕眯著，眼尾紅色的小痣染出三分迤邐風情。

顧阿纖猶豫了一下還是遙遙行了個禮，衛宴薄唇輕抿，轉頭對侍從流光低語一句，流光立刻奔過來。

「小姐，我家公子請妳過去。」

顧阿纖微怔一下跟著流光走過去，心裡有些疑惑。

「妳來這兒做什麼？」衛宴將鷹再次放飛，微仰著頭看著飛向空中的白鷹。

「不做什麼。」顧阿纖不好意思講自己餓肚子的事。

她也抬起頭目光隨著白鷹盤桓了一會兒，感覺那幾枚白果已經消化完了，饑餓又浮現上來，本想跟衛宴告辭，脫口而出的卻是——

「牠平常吃什麼？」

「吃肉，偶爾放出來也抓田鼠或者兔子吃。」

「吃兔子啊……」顧阿纖喃喃道。

衛宴瞥了她一眼，因為這句回答，心中激起一片漣漪。

第二章 為升官送女做妾

曹素娥一大早就催著三個女兒梳妝，

昨日她收到漢安侯府的請帖，高興得一宿沒睡，覺得自己從此擠入了建康的上層，衛夫人的貴婦圈，她瞧請帖上並未寫人數，就打了帶女兒們上門蹭一頓的算盤。

顧蓮女分外高興，顧阿纖上回得的賞賜讓她眼紅不已，她打定主意要好好表現。她們剛進入府邸，就聽到前面有兩個少年公子笑著閒談——

「阿宴怎麼請了這麼些小姐？」

「是啊，真真奇怪，他叫得出小姐們的名字嗎？」

一路碧瓦朱甍，層樓疊榭，數不盡的窮極技巧，繁華千種，顧蓮女、顧燕女恨不得長出八隻眼來看，聽見這兩句話也當成了耳旁風，顧阿纖雖然疑惑了一下，卻也沒多想，畢竟人家要請誰，跟她也沒什麼關係。

幾人繼續隨著引路的婢女走，宴席設在花園的暖閣中，閣中擺著許多花草，營造出春日即將到來的感覺。

顧阿纖見到這麼多珍饈，覺得在角落裡不會有什麼人注意，遂快速小口的吃起來，曹素娥雖動作緩慢但也吃了不少，顧燕女年幼，看到這樣好的食物自然忍受不了，跟著大吃。

母女三人的這副模樣到底還是被附近的兩個貴女發現了，她們掩著嘴不出聲的笑，交換著目光。

這些肉羹不是家中常食的東西嗎？即便有幾道複雜的菜餚，也用不著一副餓死鬼投胎的模樣吧。

其實三人的吃相沒有任何不妥，唯一不妥的是，貴女們在宴席上只是淺嘗輒止，吃很多就是異類了。

顧蓮女好不容易參加一回宴席，巴不得裝得自己也是個貴女才好，她穿著自己最好的衣衫，學著貴女的模樣品嚐食物，那些鄙夷母親和妹妹們的目光她自然看到了，面上發燒，恨不得離曹素娥等人遠遠的，裝出不認識她們的模樣。

「妳怎麼了，在家裡吵鬧著吃的不好，今日這麼多肉羹怎地不吃？」曹素娥從自己食盒裡夾出一塊肉放到顧蓮女的碟中，「這個頂頂好吃，妳嘗一嘗。」

「是啊姊姊。」顧燕女也扭頭道：「這肉可好吃了，我從沒這麼大塊的嚼，真痛快。」

那兩個貴女眼中的興味更濃了，蓮女臉紅得要滴血，恨不得鑽進案下。

宴後，婢女們撤去食盒換上茶湯和酪漿，好讓貴婦們自在交談時潤喉用，公子小姐們則到了西邊的廂房玩耍。

這裡極為寬闊，高大的柱子頂著房梁，柱身上繪著淺綠色的卷草紋，左右兩邊牆壁上鑲滿糊著輕紗的窗櫺。日光傾瀉進來，照耀在地板上鋪的席子上，顯得異常豔麗。

顧蓮女、顧燕女暗暗稱奇，平常人家坐的時候才會用席，衛家竟拿來當做地衣，只為腳踩在地板不會受寒。

因怕別人笑話，只敢跟著顧阿纖行動，見她做什麼，她們倆就做什麼，畢竟顧阿纖來過一次。

她們坐到了擺著小食的案几旁，顧阿纖因為席間吃得很飽，因此只撿了幾粒梅子吃，顧燕女嘗完甜酪又去嘗蜜餞，連醃橄欖都不放過，顧蓮女打定主意不吃，坐得端端正正，就像旁邊那些聊天的貴女一樣。

衛宴漫不經心地與公子們玩投壺，目光時不時掠過角落，因他分了神，羽箭就沒有投中，落到了顧蓮女腳邊。

顧蓮女的臉瞬間紅透，猶豫著撿還是不撿。

「阿宴，你怎麼回事？投個壺還能投不準，咱們都要輸了。」顧弦不滿的嘮叨著，「我可不管，彩頭由你出。爹要知道我輸了一匹馬定會打得我屁股分五瓣！」

衛宴輕輕嗯了一聲算是回答。

旁邊的人哈哈大笑紛紛打趣，「為何是五瓣？而不是八瓣、十七瓣？」

顧蓮女終究還是拾起羽箭，小聲詢問，「我要不要送過去？」

顧阿纖扭頭看著她，眼神中透著古怪，「為何要送過去？地上羽箭還少嗎？也不見誰撿起來啊。」

顧燕女也笑，「姊姊，妳瞧我們穿的這樣，土死了，幹麼要惹人嫌。是蜜餞不好

吃嗎？還是梨脯不夠甜？」

「可是衛世子每次都能投中，怎麼單單一次投不中就扔到我旁邊呢？」顧蓮女眸光閃閃，她低頭想了想，低聲道：「就是送過去也沒什麼，都扔我腳旁了，我裝作看不見也不好。」

顧阿纖想出聲阻止，她卻已捧著羽箭走了過去。

「世子。」顧蓮女含羞帶怯地將羽箭遞到衛宴眼前。

屋中一下子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將莫名其妙的目光對準了她，衛宴遲遲不接，也沒說話，面無表情的在手指間轉動著一枝羽箭，顧蓮女覺得臉頰熱氣直冒，眼眶開始泛紅。

顧弦嗤笑一聲，轉身投了一枝，正中壺中，「阿宴，該你了，連中我們就贏了。」衛宴點點頭，很隨意地將手中羽箭拋出，雙耳壺發出叮的一聲響，周圍公子們轟然叫好，開始熱烈地議論輸家交什麼馬出來，沒有人再注意著站在一旁的顧蓮女。顧蓮女低著頭捏著羽箭失魂落魄地走回座位。

貴女們掩著嘴露出譏諷的目光。好大的臉，衛世子向來不與女子說話，想出這樣的招數搭話，也要看看自己長得什麼樣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婢女走進來低聲稟報，「莊子裡運來了幾隻小鹿，夫人問，公子昨日提到要一隻養在院中，現下如果主意未變，就挑隻溫馴的留下。」

衛宴頷首，「挑兩隻牽過來，我看看。」

婢女應下躬身退出去。

「阿宴，你要把鹿養在院子做什麼？」顧弦頗感奇怪地問。

「作畫，清晨醒來看到小鹿銜草嗅花，不覺有趣嗎？」衛宴淡淡地說。

「咦，的確有趣得緊。」顧弦讚道：「那我回去也養一隻。」

衛宴是頂級世家的公子，他隨意做的小事都會引起爭相模仿，於是其他人也紛紛稱讚雅致，表示自己回去也要養一隻，甚至爭相攀比，要養兩隻、三隻。

「這可不是幾隻的事。」顧弦笑道：「阿宴要養小鹿那就絕對只能是小鹿。」

這話一說完，四周又立刻安靜下來。

眾人皆知小鹿長得很快，如果得一直是小鹿的模樣，一年下來，得換多少隻啊？有些家境不足以支撐如此奢侈舉動卻誇下海口的人，立刻面紅耳赤不敢再說話了。

顧蓮女、顧燕女則在一旁暗暗咋舌，顧蓮女原本已經熄滅的心思又重新燃起來。這種富貴，只要見識過一次，就不想再放開。

不久，小鹿被婢女牽來，懵懵懂懂睜著圓圓的眼睛看著一室的人，歪著頭可愛極了，小姐們立刻圍了上去，又摸又撿。

顧阿纖一點都沒想過去湊熱鬧，她知道她們姊妹三人在這裡並不受歡迎。因此顧燕女拉她和顧蓮女過去時，她只站在外圍看看而已。

不料，衛宴卻將一隻小鹿牽到她面前。

顧阿纖怔了一下，微微睜大眼睛。

陽光從窗櫺灑進來，給衛宴如墨的髮絲染上了一層溫暖又柔和的光澤，他手指乾

淨修長，白得都有些透明，長袍如雪。

「妳餵給牠，牠就會吃。」衛宴從婢女手中的托盤拿起一片薄餅交給顧阿纖。顧阿纖捏著餅愣在原地，想起前幾日在荒野上面容冷峻放鷹的衛宴，立刻覺得不真實起來。

「衛郎，她恐怕都不知鹿為何物，給她餵實在暴殄天物。」一個紅衣小姐眼含妒忌之色嗔道。

「就是嘛，還不如讓我們餵。」粉衣小姐噘起紅唇。

「妳們怎知她沒見過鹿？」顧弦斜睨，他對顧阿纖很有好感，那日書肆就覺得非常面善，好像很久之前就見過似的，聽到旁人諷刺，想都不想就噙回去。

「瞧她的衣衫，那是前幾年流行的樣式，我猜她只能分清雞鴨。不信的話，就問問她，這兩隻鹿何為雌、何為雄？」紅衣小姐用手指點著小鹿。

「喲，這可難了。這可是馴鹿，雌雄都有角。」穿綠色袍子的公子笑道。

眾人翻來覆去地看著兩隻幾乎一樣的小鹿。

衛宴輕笑一聲，看向顧阿纖，「妳就說，雌鹿旁邊是雄鹿，雄鹿旁邊是雌鹿。」

眾人鼓掌叫好。

「衛郎幹麼要幫她。」紅衣小姐不依的跺著腳。

「阿宴願意幫誰就幫誰。」顧弦立刻維護。

吵吵鬧鬧中，顧阿纖感到手中的薄餅動了動。她低下頭，見小鹿仰著頭翕動著嘴，一點一點的啃食薄餅，長長的睫毛眨啊眨，可愛極了。

她目光暖了起來，伸手摸了摸小鹿的頭。

衛宴眼尾染上一層溫和的薄光，「妳把那天的鷹忘掉吧。」

顧阿纖聞聲抬頭，才知道衛宴把鹿牽過來的原因，他是覺得那天嚇到她了嗎？

為什麼這麼溫柔啊……她垂眸看著小鹿，耳朵尖偷偷地紅了。

青青河畔，白兔一反常態，一聲不吭地低頭吃草。黑兔好幾次停下來探究地望過去，但是白兔還是只顧吃草。

哪裡就這麼餓了？黑兔納悶地看著對方。

白兔不是不想說話，她只是覺得，白天的事情就像甜甜的小祕密一樣，即使這是夢，她也羞於說出口。

次日天光破曉，衛宴悠悠轉醒。

他光腳走到書案邊，拾起昨夜臨睡前畫的兔子食草圖，定定看了一會兒，微不可聞地歎口氣，用手一揉將畫捏成一團。

看來不是她。

這日顧胡圖拿著一張請帖回到家。帖子是青灰色的，中間豎貼著一張紅紙條寫著顧胡圖的官職和姓名。

「過幾日大將軍的嫡女及笄，妳們都收拾收拾，一起去。」

「可是衛家東府？」曹素娥一臉欣喜地接過帖子，因她不識字，只能翻來覆去地瞅。

顧阿纖正在低頭剝蒜，聽到這句停了停。

上次去衛家，娘就告訴她，衛家分兩府。衛宴的父親衛丞相封漢安侯是西府，他的胞兄衛爇是東府——衛爇是衛宴的大伯父，拜大將軍，封廣安郡侯，統轄各州政事，自收貢賦。

所以說，建康的許多公子仰衛宴鼻息，溜鬚拍馬是有原因的。

「明年又要評級了。」顧胡圖歎口氣。

「我那裡攢下了一點體己。」曹素娥道：「年底找找門路，送些錢帛……」

顧胡圖搖搖頭歎口氣，「我們家才有多少錢？往上爬又豈是你這點體己能辦成的事？」

曹素娥陪著歎氣，目光瞥到一旁的顧阿纖身上，突然一亮。

「夫君真是守著金玉當瓦礫，快來這邊，我與你好好說……」

她拉著顧胡圖走到側屋去，顧阿纖連忙起身靠近門邊，只聽她聲音壓得極低地說：「門戶殄瘁，何惜一女？我聽說東府的長子……送去做妾……」

聽到這兩句後，立刻手腳冰冷。

這個時代的妾極沒地位，高門大族養妾就像養寵物，他們熱衷養妾，因為既可享樂又可展示財力。養幾十個妾，偶爾跟朋友互換或讓妾去服侍賓客，都會被奉為雅事，甚至還有人拿妾換馬。

顧阿纖坐回案邊，手指不聽使喚，一棵蒜也剝不下來。

突然間，平淡如水的生活被狂風吹起了褶皺，露出水底隱隱的淤泥。

到了衛家東府小姐及笄這天，顧胡圖特意跟官署告了假，其實不只是他，朝中大部分人都會去參加這場及笄禮。畢竟衛大將軍權傾朝野，為眾敬畏，且攝威擅勢，沒人想得罪他。

用過朝食，曹素娥囑咐三個女兒去換過衣衫過來給她看。

看著三人款式陳舊的衣衫，她轉身取了衛夫人給的那對蝴蝶釵，插在顧阿纖的髮髻上。

「娘，我的呢？」顧蓮女迅速跳腳。

「妳戴什麼？阿纖皮膚細白戴了才好看，妳今日就老老實實在席上吃肉。」曹素娥眼皮都懶得撩一下。

「娘，妳怎地突然偏心起來，真真奇怪。」顧蓮女瞪大眼睛。

顧阿纖低垂著眼瞼，手指繞著衣帶，結合那天聽到的隱隱覺得不妙，一時卻也無計可施，只能邊走邊看了。

幾人進了府後，按男女賓客分開，曹素娥自領了女兒們去招待女賓的廳堂。

東府平時便是漆瓦金鏤、珠簾玉壁，而今更是裁紅點翠，一團錦簇，女賓廳堂裡華冠麗服的命婦們攜自家小姐坐在這裡，與相識的人交談。

青衣侍女流水一般上著茶點蔬果，隔壁的院子被闢為臨時的茶房，另設了婢女看著茶爐煎茶、分茶，水汽氤氳得看不清臉孔。

顧蓮女、顧燕女比去衛宴家那天還要拘束，想裝出一副見過世面的樣子，但是動作僵硬，慌起來甚至同手同腳，反觀顧阿纖，跪坐在榻上，雲淡風輕的倒像是個貴女。

顧蓮女心中的嫉恨很快就被一室的錦綺燦爛打散了，為了不被貴女嘲笑，她下意識學著顧阿纖的模樣，挺直腰腹，把視線固定在案几的茶點上。

曹素娥花蝴蝶一般在室內打了個旋，該問候的貴婦一個不落。

「走吧，我帶妳們去後院跟小姐道個賀。」

三人驚訝地抬起頭。曹素娥嘴裡的小姐自然是今日的主角，衛大將軍的嫡女衛盈，只是，過會兒就是及笄儀式，現在衛盈院中道賀的人一定極多，她們與東府絲毫沒有關係，怎麼好意思去小姐的屋中？

曹素娥知道她們在想什麼，她壓低聲音，「不認識又怎麼樣，她能把妳們趕出去？只要過去道個賀露個臉，將來就能與她說上話。快點，別磨蹭，一會兒人該更多了。」

三人只得跟上去，比起臉皮，她們無一人是曹素娥的對手。

幾人來到衛盈房中，裡面果然有許多命婦和貴女，曹素娥拉著女兒們擠過去向衛盈道賀，衛盈挑著丹鳳眼朝她們臉上溜了一眼，心中詫異，但還是客氣地接下祝福，等曹素娥心滿意足帶著女兒們離開，她輕聲交代了侍女幾句，侍女旋即離開。過了一會兒侍女回來稟報，「小姐，查過了，是西府衛夫人的遠親，平日慣常上門打秋風的。」

衛盈心下明白，微微一笑。

直到回到女賓的廳堂，顧阿纖臉頰還是紅紅的，別人及笄，她們什麼禮物都沒帶，只帶著一肚子的祝福。

曹素娥還振振有詞，「咱們貧家小戶，拿出來的東西豈不是要笑掉別人大牙？不如不拿，心誠就行。」

曹素娥還想再說，一隊隊捧著佳餚的侍女魚貫而入，打斷了她的話，上菜侍女的衣裙都是絲羅，顧蓮女、顧燕女看直了眼。

「姊姊，她們的裙子好好看啊，一看就很貴。」顧燕女天真地說。

顧蓮女都快緊張死了，直直盯著周圍人的反應，同時輕斥妹妹，「妳莫要露出這副模樣，別人還當妳小門小戶沒見過世面。」

顧燕女奇怪，本來就是小門小戶啊。

顧阿纖看了看食案上的佳餚，無一不是四方珍異，食具也非常精美，就連盛酒的杯耳兩端都鑲著兩顆明珠。

曹素娥趁人不注意，下死力把珠子掰下來藏進懷中，她還想讓三個女兒也這麼做，但是室內吵雜，三人都裝作聽不見的模樣。

曹素娥剛想發脾氣，耍百戲的伶人們就走了進來，有的弄劍有的舞蹈，非常熱鬧，舞姬的寬袖裡飛出來的全是事先藏好的花瓣，輕輕旋轉帶出來，香氣四溢，綺麗

華美。

這場及笄禮，幾位公主都來了，更不用提高門大族的貴婦們，幾乎匯齊了建康所有頂級的人家。

席中間，顧蓮女突然拉著顧燕女陪她去恭房。

不多時一個婢女來到顧阿纖身旁對她道：「姑娘的姊姊汗了衣衫，請姑娘過去。」想起那天聽到的話，顧阿纖只覺得這件事怎麼這麼巧，微微蹙著眉不想去。但是曹素娥不依，連聲催促，「不過讓妳送件衣裳罷了，我腿腳疼，若是走得動也不用妳了。」

顧阿纖無奈，只好起身拿著預備的衣裳跟著婢女出去。

她被婢女帶著，漸漸走進了花園深處，瞧著一路怪石嶙峋，佈滿乾枯的爬牆虎，雖在陽光下卻感到皮膚發冷。

「還沒到嗎？」這花園太大了，東繞西繞，早已望不見女賓的廳堂，路上連個人影也無，婢女只管悶頭帶路，讓她心裡湧出一陣不安。

「我不去了。」顧阿纖停下腳步轉身往回走。

「就快到了。」婢女伸手欲拽，「那位汗了衣裳的姑娘著急等著呢。」

顧阿纖側身躲開，「妳幹麼拉人？我瞧她沒妳心急，貴府就這個規矩嗎？一會兒尋個管事問問。」她隨口嚇唬道。

「求求姑娘了，恭房就在那邊。」婢女手一抖沒敢再拉，接著伸手遙遙一指。顧阿纖隨著她指的方向望過去，皺起眉頭，「妳不是說在北邊的水榭嗎？」這分明是南邊。

「不是水榭……」婢女吞吞吐吐。

「罷了，妳去吧。」一個頭戴漆紗籠冠的公子從假山旁走了出來。

婢女如蒙大赦，連忙扭頭跑沒影了。

顧阿纖知道受了騙，她後退一步睫毛慌亂地顫動，手心冒出濕冷的汗。

衛鴻是衛大將軍的獨子，雖是庶子，卻早已認在嫡母的名下，東府裡人人當他是未來的府君。衛大將軍愁到不行，府裡的女人多到都快塞不下了，也沒有一個能生出男娃，他只好認命準備為衛鴻請封世子。

衛鴻志得意滿，自覺已經走在了金光大道上，正在人生春風得意之時，有人跑到他這裡走門路，看到那人是熟人領來的，他勉強點頭，答應看一眼，若沒相中就領回去。

他自上而下地打量著顧阿纖，直把她看得瑟瑟發抖。

纖腰婀娜，脖頸潔白細膩，真想好好摩挲一把，後院就缺一朵清新的小花。

他還算滿意，使用施恩的語氣道：「今日妳就留下吧。妳爹的事，我會替他辦妥的。」

顧阿纖微微睜大眼，立刻知道了這是誰的安排，眼眸中水光湧現。

爹，爹為了升遷官位還是走了東府的路子。

衛鴻嘲笑，「哭什麼？難道妳還不願意？妳爹不過一個八品小官，月俸只有六石，憑他自己，只能止步於此了。他求了我，把妳給我做妾，我答應這次評級給他升

到從六品宣德郎，月俸八石。錢雖沒漲多少，但只要插進有油水的地方也不差什麼了。」

顧阿纖又氣又怕，身子直抖，「我不願意，就是我爹也別想把我送出去。」

衛鴻見多了這種事情，一點也不介意地笑道：「妳將來就不會這麼說了，只會埋怨怎麼不早點把妳送過來。與其將來嫁給普通士族，不如乖乖跟了我，再過不久我就是世子了，妳哪裡還用拋頭露面，只須乖乖待在房裡……」

「我新得了一個琥珀釧，價值萬金，妳皮膚白細，戴在臂上一定好看。」衛鴻輕佻地打量少女紅潤的嘴唇、楚楚可憐的模樣，覺得口乾舌燥。

他喝了不少酒，渾身躁熱，恨不得立刻就把人摟在懷裡。

「有多好看啊？讓我也瞧瞧。」衛宴從陰影中走出來冷冷道。

想著出來散散酒意，卻冷不防聽見一個少女在哭，一個年輕男子在說葷話，他覺得少女的聲音有些熟悉，才走了過來，發現是顧阿纖。

他本來不想搭理，因為既然她不是小白兔，那就跟他毫無關係。但是這些汙言穢語實在聽不下去。

「真是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。」衛宴嘴角揚起嘲諷。

衛鴻知他在罵他不知恥，連鼠都不如，心下惱火，「阿宴，你知我是你的兄長嗎？」衛宴唇角一勾，嗓音愈加的冷，「兄長？記在嫡母名下，就忘了皮肉裡塞的是庶子的骨了？」

「衛宴，你不要太狂妄。」衛鴻滿面陰鷲，雙手緊握。

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庶子兩個字，眼下他馬上就要成為世子了，怎麼衛宴還瞧不起他？

衛宴嗤笑一聲不再理他，離開之前瞥了旁邊的人一眼，「還不走，留著與人做妾嗎？」

顧阿纖愣了一下，抹掉眼角的淚，小跑著跟上他。

身後衛鴻暗恨不已地盯著他們的背影。

直到走出很遠，衛宴才停下腳步，「妳怎會到這兒來？」

顧阿纖揉了揉眼把父母聯手將她送來做妾的事告訴他。

衛宴凝視她好一會兒，才淡淡道：「既是妳父母的主意，躲了這次還會有下次。」

顧阿纖低下頭不語，已經消失的淚花重新又浮了上來。

「帶帕子了嗎？」頭頂突然響起不那麼冷淡的嗓音。

「帶了。」顧阿纖忙拿出一條雪白的帕子，托著給衛宴看。

「給我做什麼？」衛宴笑了一下，「讓我幫妳擦啊？」

顧阿纖這才知道，他是讓自己把眼淚擦乾，忙用帕角輕輕按著眼角。

衛宴見她將淚擦淨了，朝左一指，「妳自己往那邊走吧，走到底就是。」

顧阿纖點點頭，正準備走突然想起還未道謝，頓了頓，微不可聞地說：「謝謝。」

衛宴漫不經心的一聲嗯。

顧阿纖回到女賓廳中，發現顧蓮女和顧燕女已經回來了，身上的衣服就是早晨那套並沒有髒汗。

顧蓮女瞥了她一眼，「娘說妳去找我，妳找哪去了？該不是找藉口偷偷溜到男賓那裡吧？」

顧阿纖剛剛受了驚嚇，現在後背都是濕涼一片，腿也有些發軟，她坐下來穩住嗓音道：「那個婢女指錯了方向，等我找到地方，發現沒有人只好回來。」

曹素娥一臉古怪地瞧著她，眼裡露出疑惑。

顧阿纖心中冷笑，果然是他們的主意，把她誑過去，若是衛鴻瞧中了正好留下，沒瞧中也不會讓她發覺，從而傷了親情，但是他們沒想到衛宴暫時攪黃了這件事。

宴席結束後，依然是三個女兒一輛車，顧氏夫婦一輛車。

顧胡圖自上了車就不停歎氣，「妳不知道，李郎中狠狠將我罵了一頓。」

「這是何故？我見阿纖去了一趟又回來，大將軍的公子沒有相中她嗎？」曹素娥一臉疑惑，「不能啊，阿纖這副面貌就是進宮都能做個妃子。」

「我也不知，李郎中只說衛鴻告訴他，一女不二送。」顧胡圖揪著鬍子，「不就送了他一個人嗎，還送了誰？」

曹素娥想了一回想不通，便也不再管，轉而道：「夫君，反正阿纖回來時一副不知道的模樣，這條路走不通，我們再找下一條。高門那麼多，阿纖貌美，怎麼可能送不出去？我聽聞夫君的上官酷愛納妾？」

「不妥。」顧胡圖搖頭，「鬍子一大把了還喜歡折騰小姑娘，衛鴻好歹年輕俊美，我怎能把阿纖推進那種火坑？」

曹素娥不吭氣，眼角洩出一絲算計。

回到家，曹素娥發現弟弟曹武青坐在門口的石階上，一問才知，原來母親想念幾個外孫女，正巧曹武青來建康辦事，順道接她們過去住兩天。

顧阿纖知道這位舅父少時腳有病，成年後不能出仕，為了養家只好當墟賣酒。這個時期的商人地位低下，做買賣時額頭繫一個白帖，寫著販賣的東西和自己的姓名。且一隻腳穿白鞋，一隻腳穿黑鞋，用雙足異履來表明他們低人一等。

「既然如此，明早再走。」曹素娥轉身看著三個女兒，「妳們收拾好衣物，別走的時候東忙西忙。」

顧阿纖沒想到還有自己，其實她並不願去，那邊對她就是個面子情，但是想起白天的事，又覺得舅父來的時間真妙，她恨不得馬上離開建康出去躲兩天。

次日，吃過朝食，曹武青便駕著犢車帶著三個女孩離開建康，駛向石頭城。

曹家人口簡單，只有曹武青一家和一個老母，曹武青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曹月牙和一個五歲的兒子曹阿虎。

曹武青的妻子劉氏看到顧阿纖，眉頭一皺，不大高興，添了人口就多費糧食，她那大姑子真是會算計。

「阿纖也來啦，月牙再去淘碗米，飯食是算著人數做的，真是，夫君也不提前說一聲。」劉氏嗔道。

顧阿纖知道劉氏在想什麼，笑咪咪道：「舅母不必費事，既然這頓沒做我的，我不吃也沒什麼，下頓再做的時候數清楚就可以了。」

劉氏的笑容僵了僵，正欲回嘴，曹老太太走了出來。

「既沒數清楚，就再數一遍。」她瞪了劉氏一眼，這個兒媳最是小氣，也不想想姑爺好歹是個官，怠慢他的親女兒，他知道了能樂意嗎？

「快來，讓外祖母瞧瞧。」她笑逐顏開地把顧阿纖抱在懷裡，「越來越漂亮啦，將來定能說門好親。」

顧阿纖暗笑，除了曹素娥以外，曹家沒人知道她不是顧家親女，要是知道了，保准會換副面孔。

「外祖母，妳也不瞧瞧我和妹妹，我們才是妳的親外孫女。」顧蓮女不樂意了。曹老太太放開顧阿纖，一手摟著一個，「都成大姑娘了。」

人上了年紀就喜歡家中熱鬧，只不過兒媳怕費口糧，總不願意去接這幾個外甥女，如今見到她們，老太太倒真是開心的。

劉氏到底也沒去淘米，她那話是故意的，一般蒸飯都會留出餘地，哪裡會不夠吃。飯後，曹月牙拉著她們來到自己房中。

曹月牙拿著簪子在頭上比了比，「妳們瞧，這個月牙簪子是爹特特買給我的。還有這對耳璫，這個珠子圓不圓？」

顧蓮女心中發酸，小聲對顧阿纖說：「這個耳璫我記得去年就見過，現在還拿出來炫耀。」

顧阿纖早就認出來，聞言只是笑了笑。

曹月牙立刻面頰紅透，把匣子一蓋，「說起來，妳們三個怎麼回回頭上光禿禿的就來了？」

顧蓮女自中午吃飯時就不太痛快，因為舅父把先前那對蝴蝶金釵掏出來讓舅母收起來，知道娘又開始貼補娘家，她就死命吃肉，吃得舅母心疼得直咧嘴。

她於是陰陽怪氣道：「那也沒辦法呀，誰讓我家的東西都長腿跑到妳家來了。」

曹月牙知道她定是因為那對蝴蝶釵不滿，眼珠一轉拉住表姊的手，另一手又打開首飾匣，「好姊姊，我家中困難，姑母也是憐惜我們。這樣吧，明日是盼春節，我們出去玩，妳在我的首飾裡挑一樣戴好不好？」

「是借還是給我？」顧蓮女立刻忘記心中不滿，睜大眼睛問道。

「當然是給姊姊了。」曹月牙一臉真誠地說：「我與妳要好，什麼都願意給妳。」

「那我若要妳這枝新釵呢？」顧蓮女拿起月牙釵問道。

曹月牙的目光閃了閃，神情掙扎。

顧阿纖帶著一臉興味的笑容，看她們兩個上演姊妹情深，覺得曹月牙不過說說而已，不見得捨得把最好的首飾讓出來。

曹月牙瞥見之後，咬咬牙更加深情地說：「姊姊，明日盼春節妳就戴這月牙釵，保准沒人比妳好看。」

顧蓮女正一臉欣喜地在頭上比劃，聽到這句話有些沮喪，「我就不去了，也沒有公子幫我繫彩條。」

顧阿纖心下了然，盼春節的風俗是少女們相約在樹下，給枯枝上繫祈願彩條，祈求鶯飛草長之時願望能夠實現；如果有少年願意幫妳繫，那麼這個願望多半是能實現了。

其實不實現無所謂，關鍵是如果沒有男孩子幫妳繫就會很丟人，會被嘲笑是無鹽女。

「那怎麼辦？」曹月牙皺著眉，「我倒是和人約好明日幫我繫了。」

「哪個公子？」顧蓮女忙問，表妹的臉像個月牙，比她還不如，怎會有公子約她？曹月牙有些羞怯，「隔壁的陳小公子。」

「他？」顧蓮女眼中露出一絲原來如此的神色，忍著笑，「真讓人羨慕啊。」

顧阿纖也抿嘴笑，腦海中冒出一張青春美麗疙瘩的臉。

曹月牙不敢擠對顧蓮女，只能把氣衝著顧阿纖發，略憐憫的對她說：「妳是不會有公子幫忙繫帶子了，不過不打緊，還有許多像妳一樣的女孩沒人搭理，妳們站一堆也不寂寞。」

顧蓮女聽到這話不開心了，她也沒有公子幫，是不是也要跟人站在一堆了？

「姊姊妳莫要擔心。」發現顧蓮女臉色不好，曹月牙忙道：「我現在就去問問陳小公子，看他的朋友得不得空。」

顧蓮女最愛面子，也實在擔心明日落單難堪，聽到這裡推托兩下就答應了下來。顧阿纖只覺得好笑，她一點都不在乎有沒有公子幫她繫帶子，她現在只擔心爹為了明年的晉升，還會想辦法把她送出去。

當夜，懷抱著憂愁入睡，顧阿纖又夢到那熟悉的地方，金黃色的花朵叢中，黑兔子歪著頭在看她。

「咦？我不在建康也能作這個夢嗎？」她疑惑的看著周圍。「我現在在石頭城欸。」黑兔子聽到這話眼睛眯了眯。

她跳了一圈，不停地喃喃自語，「真神奇，想來這個夢無論去哪都不改變。」

跳夠了，她停了下來，跟著黑兔子吃了一會兒草。

「明日盼春節，雖然沒有公子幫忙繫彩條，但是願望還是要許的。」吃著吃著她又忍不住說起自己的煩惱，她頓了頓，又說：「希望爹不要為了升官把我送給人做妾。」

她曾想過偷偷離開家，但也明白這是不現實的事。

她面容姣好且年紀小，是人販子最心儀的目標，而且沒有稱作「過所」的通關文書，哪也去不了，過所可不是想開就能開出來的。

垂頭喪氣之間，她低下頭啃了兩口草，做人怎麼這麼難啊，還不如真的做隻兔子。

第三章 田螺少年的幫忙

第二日，吃過朝食曹月牙就催著出門。

曹老太太知道她們是去參加盼春節，笑著問：「想來除了燕女太小以外，妳們都有約好的公子幫忙繫彩條了。」

「纖姊姊沒有。」曹月牙笑著答。她昨日問了陳小公子，陳小公子說自己的好友得空，因此顧蓮女今天也有伴。

「那怎麼行？」曹老太太有點著急，「沒有公子幫忙繫，會被別的姑娘嘲笑的。」她扭頭責怪曹月牙，「知道妳的表姊要來，為什麼不提前幫忙找好？」

「祖母！」曹月牙一副被冤枉了的神情，「蓮姊姊有，纖姊姊沒有，可見不是我的錯。公子們不願意，我也不能強按著頭啊。」

曹老太太不認同，「顯然是妳在作怪。」她知道自己這個孫女一直嫉妒顧阿纖的容貌。

曹月牙紅了眼眶，祖母就是偏心，怎麼，顧阿纖的爹是官，顧阿纖也跟著了不起了嗎？

顧阿纖忙道：「外祖母不打緊，許願在於心誠，我自己繫就好。」

「唉……」曹老太太歎口氣，「原本沒什麼，但是現在愈加攀比起來，妳沒有肯定是要被人嘲笑的。」

顧阿纖不甚在意地笑了笑，安撫了老人家幾句。

曹月牙不想再聽祖母偏心顧阿纖，沒多說什麼，跟顧蓮女她們一起告辭，匆匆出了家門，隔壁的陳小公子跟他的友人正站在門口等著，兩個人一個跟豆芽一樣細，一個像木墩子一樣矮胖。

陳小公子臉上抹著細白的粉，耳邊簪著朵綢花，看見她們來了，蹙著眉細聲細氣地抱怨道：「怎麼這麼晚？讓人好等，腿都站麻了。」

顧阿纖惡寒地抖了抖，她知道時下流行男子陰柔美，鬍子剃光，傅粉施朱，但是因為周圍都是討生活的平民，誰也沒心思打扮，如今猛然見了這麼一個活的「美人」，她有點接受不了。

曹月牙有些害羞地不敢看陳小公子，「別生氣嘛，一會兒請你吃水引麵。」

陳小公子這才勉為其難地露出點笑臉，曹月牙臉更紅了。

顧蓮女不太高興地看著木墩子，木墩子則眼睛發亮的盯著顧阿纖，粗聲粗氣地問道：「這位姑娘是誰，怎地從未見過？若不嫌棄，一會兒我也幫妳繫絲帶吧。」

顧阿纖險些笑出來，他個子還沒她高，怕不是一會兒還得她幫忙。

客套地推拒了，幾人走出巷子朝河邊走去。

到了河邊，到處都是衣著靚麗的公子小姐，蓮女雖然嫌棄木墩子，但是當人人都成雙成對時，木墩子就顯得比較重要了，而孤孤單單的顧阿纖就是異類。

陽光徐徐地灑向河畔，風很輕，到處都是歡笑的身影。

曹月牙把準備好的彩條交給陳小公子，顧蓮女也忙把彩條拿出，兩個人看著那些自己繫彩條的姑娘，優越感油然而生。

「阿纖，妳怎麼還不繫彩條？我們要去吃水引麵了。」顧蓮女掩嘴笑道。

「姊姊，我聽人說，彩條綁得越高願望越容易實現。」顧阿纖目光注視著木墩子公子。

顧蓮女也瞧見了，她的彩條被綁在最低的枝頭，鬆鬆垮垮，感覺隨便一陣風就能吹下來，不禁眉頭一擰。

但是看到木墩子不耐煩的神情，就放棄叫他再繫一次了，繫得低又如何？總好過自己繫，蓮女心道。

顧阿纖笑了笑，從荷包裡取出彩條，找了一處比較高的枝椏，踮著腳把彩條舉了起來，突然，一雙潔白修長的手將彩條抽走，選了更高的地方。

顧阿纖驚訝地回頭，入眼就是衛宴的俊臉，他無比認真地繫彩條。

周圍的姑娘們都看傻了，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這麼一個俊美的少年，好像天神下凡。

顧蓮女微張著嘴，不停地揉著眼，覺得自己大概是瞎了。

衛宴繫完後，微微清了一下嗓子，有些不自然地說：「過來辦私事，正好瞧見妳費勁的繫絲帶。」

他等了等，見顧阿纖仍呆呆地看著自己，表情更不自然了，轉身便走。

旁邊一個瞧熱鬧的少女忙問：「這是誰？」

曹月牙臉色僵硬道：「只是好心的過路人罷了，我姊姊哪能認識這樣的貴人。」

顧阿纖終於回過神，聽到這話抿嘴一笑，「我認得的，是漢安侯府的世子。」

眾姑娘驚訝，齊聲低呼，「漢安侯府世子，衛宴衛公子？」

「胡說，衛郎在建康，怎能到咱們這兒來？」一個小姐發出疑問。

「為何不能？建康離這裡很遠嗎？」另一個小姐反駁道。

「確是衛郎，我曾有幸見過他。」一個頗有見識的小姐點點頭。

聽著她們議論，其他只聞其名的姑娘們立刻譁然，「原來真是他啊！」

姑娘們紛紛笑著說自己好運，竟然見到了江左風華第一。

曹月牙臉色難看極了，小聲嘟囔著，「才不是，騙人的。」

一旁的顧蓮女歎口氣，「是真的，娘帶我去過漢安侯府。」同時直冒酸水，剛才不應該讓木墩子繫彩條的，不然出風頭的就該是她了。

「那樣的貴人，為何會幫她繫？」曹月牙仍不死心的質疑。

顧蓮女又歎口氣，「那是因為衛郎心地好啊，才讓她撿了一個便宜。」

曹月牙這才舒服了一點。

經過這場小小的風波，幾人都無心待在河邊玩耍。

「不是說好請我吃水引麵嗎？」路過水引攤時，陳小公子突然問道。

曹月牙翻了個白眼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吃得滿臉都是痘痘。

自打見過衛宴，陳小公子就不夠看了，豆芽似的身材頂個大腦袋，塗脂抹粉的，比她還娘們。

「行吧，拿五碗肉臠水引。」她不情願的掏出荷包。再怎麼說，也是她找來兩位公子，再者顧蓮女和顧阿纖是客也不能付錢。

「六碗。」陳小公子伸出蘭花指比了一下。

「怎地六碗？」曹月牙瞪大眼睛又數了一遍，五個人啊。

「我吃兩碗。」陳小公子掏出帕子揮了揮席子上的灰。

撐不死你！曹月牙氣呼呼地去付錢。

衛宴回到犢車裡，心怦怦直跳。

他垂下眼瞼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似乎彩條的柔軟仍停留在手上。

真的是她，果然是她。

他唇角勾起，眸光中流洩出淺淺笑意。

幾人回到家，顧燕女年紀太小沒有去，自在家裡玩耍，劉氏早就把飯預備好了。

「餓了吧，收拾一下就吃飯了。」

「不吃了，剛在外面吃過水引。」曹月牙語氣硬邦邦地說，那個陳小公子能吃，他的木墩友人也能吃，吃完還繼續要，當她傻子嗎？

「啊，是那兩位公子請客嗎？」劉氏笑咪咪地問。

「不是，是我付的錢。」

劉氏立刻眼睛一瞪，「妳又裝大方，回頭買不起絹花胭脂，別跟我訴苦。」

能夠請客吃飯，平日還能買絹花胭脂……顧阿纖垂眸，曹素娥真是扶弟魔，明明曹家日子比她們過得好多了，還成天貼補，得到點什麼好的，忙不迭往這送。

劉氏瞧曹月牙還是一臉不高興，一邊擇菜一邊說：「妳也學學妳的兩位姊姊，舉動文靜。妳這麼吵吵鬧鬧，將來哪家要妳？」

曹月牙立刻酸意十足地跳腳，「我如何和姊姊比？人家有貴人，我有什麼？」

劉氏聽這話沒頭沒尾，一頭霧水道：「什麼貴人？」

曹月牙滿臉不甘，「你們都說我不給織姊姊約公子紫彩條，誰知人家根本就不需要，自有世家門閥的勳貴來幫忙。」

劉氏還是不明白。

顧蓮女只好忍著酸意講了一番，末了道：「衛郎只是心地好。」

劉氏立刻心動起來，熱絡地問：「阿纖，怎麼沒領妳妹妹過去認一下？」

「舅母。」顧阿纖眼中都是無奈，「就像姊姊說的，世子只是心地好，碰巧遇到的。」

劉氏滿眼不信，只當顧阿纖有私心。

餘下的幾日，劉氏總拿言語擠對顧阿纖，正巧曹武青去建康辦事，顧阿纖便要跟著回去，顧蓮女、顧燕女見她回，也只得跟著一塊回。

曹素娥沒料到她們回來得這樣早，驚訝道：「好不容易去一次，還不住段日子？」

「還不是她！」顧蓮女指著顧阿纖，「舅母不過略略說她兩句，便受不了了。」

一聽惹著了娘家人，曹素娥忙問：「阿纖，為何惹妳舅母生氣？」

「舅母話裡話外總說我，回嘴不得，還不能躲躲了？」顧阿纖幾日的火憋得難受，扭頭便回自己房裡了。

曹素娥瞪大眼睛，「這才幾日，脾氣就這樣大了？改明兒妳要得了勢，還不爬我頭上去？」

「娘，妳莫說她了。」顧蓮女撇嘴，「她得了椿奇遇，就神氣起來了。」

她添油加醋的把盼春節上的事情講了一遍，曹素娥聽後卻眼睛一亮，「當真？」

曹素娥一點也沒有信顧蓮女的話，什麼心地良善，衛家那樣的頂級門閥若心地良善早就不復存在了。他們那樣的人，每做一件事，每說一句話都是有原因的。

若是把這繼女送進漢安侯府為妾，也能幫上夫君的忙……

如此一想，曹素娥就在心裡打起算盤來。

快到三月，天氣一下變得暖和起來。

這日顧胡圖在家，曹素娥把三個女兒都叫了過去，從箱中拿出三塊布。

「這是我自己體己，妳們各自選一塊拿去做襖裙。除了燕女年幼尚得我來做以外，妳們兩個，」她指著顧蓮女和顧阿纖，「這些年來女紅也學了，自己裁衣吧，過幾日上巳節踏青好穿。」

顧阿纖心道，真是天下紅雨，怎麼突然這麼大方？

她轉頭看向那三塊布，兩塊絹，一粉一黃繡著花草，繡工非常粗糙，還有一塊淺藍色的葛麻布什麼花樣也無。

就說嘛，這塊麻布自然就是給她準備的了。

「阿纖，妳先挑。」曹素娥溫和地說。

顧阿纖躊躇一下，一旁的顧蓮女不滿挑選的順序，臉上露出了些許不滿。

「妳娘讓妳先挑妳便先挑，自己家人不必扭捏。」顧胡圖以為女兒是害臊。

顧阿纖故意盯著那塊黃色的，才剛要說話，曹素娥立刻道：「妳膚色白，豔色壓不住，須選些冷清的顏色方顯得氣質嫺雅。」

顧阿纖心中冷笑，就知道是假大方。

「我一心為妳，妳可不要多想。」曹素娥道。

聽到曹素娥補充的這句話，顧阿纖簡直都能看清她心裡想著什麼。

拿最好的布，曹素娥就會說我一腔真心為妳，妳反倒以為我在哄妳，爹就會覺得她這個女兒真不識好歹；選不好的布，那就是她自己選的，好賴過後怨不得別人。哎，何苦來哉，她本來就打算選葛布的。

「我聽娘的，就選這塊藍色的布。」

「妳自己願意選哪塊就是哪塊，可別說聽我的。」曹素娥皺著眉道。

真是一點責任都不想擔，顧阿纖點點頭，「是我自己選的，不干娘的事。」

她想好了，葛布就葛布，曹素娥好不容易鬆口給她做衣服，她去歲的春衣已經短小，如不做新的就要沒衣服穿了。

顧蓮女、顧燕女高高興興挑了自己喜歡的顏色。

選完布後，顧阿纖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一邊想著做什麼樣的衣衫，一邊把布料抖開。

「咦？」突然間她覺得有些不對，仔細瞅了幾眼布，接著上手量了量，霎時心涼了半截。

這布根本不足以做一套襖裙，最多只能做件短襖，布的中間夾著爛麻頭，所以外表看起來很厚實的一堆。

顧阿纖用手撫了撫布，氣得想笑。

曹素娥總是這樣，在這種小事情上動手腳，想來也準備好應付她的理由了。

如果去找曹素娥，她定然不承認，說不定還會倒打一耙，而且上巳節拿不出整套的衣裙，一定還有後招等著她。

現在怎麼辦？她去哪兒變出額外的布來做裙呢？

當晚，青青河岸邊，顧阿纖煩惱的將布匹的事講給黑兔子聽。黑兔子埋頭吭哧吭哧吃草，兩隻耳朵卻豎得直直的。

次日用過朝食後，同在一條巷子裡居住的魚婆來串門了，她本姓李，因為長年累月幫兒子賣魚，大家私下都叫她魚婆。

曹素娥把三個女兒喚了來，「李阿婆是有名的裁剪好手，當年是在宮中做繡娘的。」
「那都是陳年舊事了，如今老了哪裡拿得動針，天天風吹日曬的賣魚，絲線都要被我刮起毛了。」魚婆哈哈笑著，伸開一雙老繭遍佈的手給大家看。

「雖拿不動針，但是裁剪手藝還是在的。」曹素娥恭維了一句。

「那倒是。」魚婆點點頭，「年輕的時候就是靠這個拉扯大幾個孩子的，現在老了只能做別的了。」她把目光移向顧阿纖等人，「妳們娘說給了妳們布料做衣服，讓我幫著看看，且把布拿來吧。」

等候取布的時候，魚婆先去看曹素娥給顧燕女剪裁的衣裙，兩人比著研究一番。不久，顧阿纖和顧蓮女來了，顧蓮女嫌魚婆手指粗糙怕勾下幾根絲來，推推搡搡不太樂意，魚婆看出來後也不生氣，隨意指導了幾句就去看顧阿纖的布。

她並未展開，只是用手摸了摸，「這布做個短襖和多折襖裙最好了，既文靜又俐落。我今日本是來還上次借的筐子，沒想到妳們娘倒央我幫忙。」她將布捲了捲，
「妳若信我，我拿回去替妳裁一下，過兩日妳去取，現下我得回去賣魚了。」

顧阿纖自然沒有異議。她本想告訴魚婆布不夠做一整套的，但是後來想等魚婆回家展開布自然就會知道，便沒多說。

顧蓮女趁著顧阿纖去送魚婆的時候問道：「娘，妳為何要把體己拿出來給她做衣穿？只給我們兩個不就行了？」

「這哪裡是我的體己。」曹素娥笑，「我嫁過來時，那幾個箱子除了塞了些舊衣外，剩下的都裝著大石塊。妳那親父，活著的時候把家敗個精光，我現在存的東西都是嫁進來後才攢的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顧蓮女不服氣道：「娘持家辛苦，那都是應得的。」

曹素娥摸了摸女兒的頭，自己的女兒自己疼，她若不攢點體己，將來如何給兩個女兒置辦出豐厚的嫁妝？女人沒有嫁妝，去了婆家也得不到尊重。

顧阿纖送完魚婆心情有些低落，還在發愁衣衫的事。

「阿纖啊，蔥娘子的女兒找妳來了。」

顧阿纖才要做家務，院子裡響起曹素娥的聲音。

蔥娘子的女兒指的是隔壁的張彩雲，與顧阿纖一般年紀。她家是賣蔥的，一車蔥值絹三匹，收入不錯。雖然張家日子過得寬裕，但是曹素娥卻以官家娘子自居，瞧不起她家。

「今天天氣很好，我們打秋千玩吧。」張彩雲走進顧阿纖的房中開口道。

「改日吧。」顧阿纖悶悶不樂道。

「怎麼了，妳娘又讓妳做活了？」張彩雲扶著顧阿纖的肩關切地問道。

顧阿纖歎口氣，也不隱瞞她把布的事情講了一遍。

「這還不簡單？」張彩雲笑著說：「我今年剛做了件葛裙，就是淺藍色，借與妳穿不就行了？」

「可是顏色會一樣嗎？」顧阿纖眼睛一亮。

「哎呀。」張彩雲一擺手，「看起來差不多就行，不就為了過妳娘那一關嗎？」她瞧了窗外一眼，壓低聲音說：「說起來妳娘可真壞，總是下套子刁難妳。還有妳那兩個姊妹，可偏偏妳爹只信她們的話。」

「唉……」顧阿纖又歎一口氣，「等我長大就好了。」

「妳長大？等妳長大她還要拿捏妳的婚事。」張彩雲皺著眉替她發愁。

「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，先解決眼前的問題，」顧阿纖推著她往外走，「快去把妳的裙子拿來看看一不一樣。」

「著急什麼？」張彩雲笑，「妳先陪我去巷口打秋千，我就給妳拿。」

正好今天並沒有什麼活兒，顧阿纖便允了。

兩人一道去巷口玩，玩夠了，又移步張彩雲家。

張彩雲找出自己新做的裙子，果然跟她拿到的那匹布顏色很像。

張彩雲問：「妳要怎麼拿回去？」

顧阿纖想了一下抿嘴一笑，「我穿在裙子裡面。」

張彩雲拍手笑道：「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回去脫下來，妳娘也瞧不出來。」

又過了兩日，顧阿纖如約去魚婆家取布。

誰知，魚婆竟拿出一套完整的淺藍色襖裙，袖口和裙邊還繡著一串連枝花蕾。

「阿婆？」顧阿纖微微睜大眼睛，圓溜溜的眸子中閃著疑惑的光。

「好孩子，妳收起來就是了，不要與人說。」魚婆道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妳常幫我抬魚的，我都記得，正巧有這麼半塊布就與妳做條裙子。」

「幫阿婆抬魚是順手的事情。」顧阿纖眼裡露出認真的光，「這個我不能收。」

「妳這孩子，妳不收不就白費了婆婆的心意？我家又沒有女孩，豈不是浪費嗎？」魚婆板起臉。

「阿嫂可以穿。」她想起魚婆的兒媳婦。

「妳身量多少，妳阿嫂身量多少，真是個傻孩子。」魚婆笑，「沒有用多少布，快收起來吧。」

顧阿纖拗不過，只好鄭重謝過收下來，想著以後要多幫魚婆的忙。

回家後，曹素娥叫住了顧阿纖問她魚婆裁得怎麼樣？顧阿纖猶豫了一下說魚婆幫著都縫好了。

「縫好了？拿來我看看。」曹素娥驚訝魚婆做衣裳竟然有這麼快的速度。

等顧阿纖把襖裙展開，曹素娥又愣了，她明明給的是半塊布，怎麼變出一整套襖裙了？但看顏色確實是那塊淺藍的布啊。

顧蓮女則心下不忿，那個老太婆慣會藏手藝，沒想到竟然做出這麼精緻的襖裙，

哪裡還能看出是塊廉價的布？繡上的花紋簡直瀰漫著花草的清香，剪裁也十分別致，針腳更是細膩。

顧阿纖走後，顧蓮女跺著腳發脾氣。早知道就把自己的布也送過去了！

而曹素娥還在暗自疑惑，難道是她記錯了，那布其實是一整塊的？

顧阿纖回到房間對著燭臺仔仔細細看著襖裙，突然覺得有點什麼不太對勁，手摸了又摸才恍然，怪道她覺得這襖裙特別好看，原來經線是絲，緯線是麻，猛地看上去還是葛布，但是穿上身才能感覺到一半絲線帶來的柔軟。

阿婆人真好，她感激地想，阿婆竟然給她換了一塊新布。

另一邊，魚婆的兒媳回家後，看見桌上放了許多酒菜笑問：「娘，今日有什麼喜事，竟買了這些東西？」

「神仙送錢。」魚婆笑咪咪道。

飯後，她回到自己房中從懷裡掏出那串錢，數了數竟有兩百枚，腦海裡閃現出那個管事模樣的人，囑咐她去把顧阿纖做衣服的布誑出來——

「不要讓顧二姑娘發覺，讓她沒有芥蒂地收下，這錢就是妳的。」

魚婆把錢放回罐子裡封好，嘟囔道：「年紀大了，真真看不懂了。」

晚間，衛府燈火輝煌。淺雲居裡卻只點著三兩盞燈，這點零星燈光在寬廣的居室內只能窺見一點邊角。

紗帳被一層層地放下，梳著高髻的婢女提著小巧的香爐，在各處釋放著助眠的香氣。

衛宴剛闔上眼就聽見屏風外婢女輕聲稟告，「顧家二姑娘收下了。」

衛宴依然閉著眼，輕嗯了一聲，屏風外就沒了聲音。

一股靜謐的甜香瀰漫，他徹底放鬆下來進入夢鄉。

還是那片開滿金雀花的草地，白兔子眼睛眨啊眨的，朝他訴說對魚婆的感激。

他撇了撇嘴，突然想起了故事裡的田螺姑娘。

那他是什麼，田螺少年？

三月鶯飛草長，貴女們紛紛相約踏青，顧蓮女、顧燕女自然收不到貴女的邀約，但是尋常人家的女子們也會相約踏青。

一大早，用過朝食，曹素娥囑咐三個女兒去換過衣衫過來給她看。

換完衣裳，顧蓮女對顧阿纖又重新嫉妒了一回。

顧胡圖摸著鬍鬚，看著顧阿纖清新嬌嫩如蘭花，笑眯了眼，「妳娘果然會選顏色。」

曹素娥感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，勉強笑道：「我就說這塊布極襯她。」

一直到了秦淮河畔，顧蓮女都繃著臉。

她跟燕女穿得粉粉黃黃，上面繡著大片的芍藥，本該是好看的，可一對比，就俗氣了起來，簡直就像兩個村姑。反觀顧阿纖的衣衫，在陽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，比她們的絲綢還像絲綢。

草地上，貴女們用紫絲布做步障，襯上碧綾裡子，涼爽又私密，周圍僕役婢女成群，人人捧著各種器物，有衣服，有巾帕，有食物，還有榻、案什麼的，彷彿搬家一樣。

沒有貴女們那樣幾里長的帷幕，平民們只在水邊鋪著草席，拿出自帶的小食，饅頭或是自家醃的梅子。

透過帷幕，貴女們瞥到了平民們窮酸的食物掩著嘴，指指點點，她們面前是放著花糕、蜜餞、甜脆脯、甜酒和各種美味小食。

顧阿纖三人圍坐在席上，曹素娥給她們準備了膏環，是用糯米粉和蜜水和麵，搓成長條首尾相連，放進油鍋裡炸，金燦燦的宛如鐺子一般，又香又甜。

一些貧家女看到她們帶的食物，露出豔羨的目光。

顧蓮女瞥見之後，得意極了，自認自己跟帷幕裡的貴女也無甚區別。

顧阿纖知道，這完全是沾了顧蓮女、顧燕女的光，曹素娥為了不使她的女兒丟面子，必然會傾盡全力做好的帶上。

遠處傳來馬蹄聲，眾人舉目遠望，原來是建康的公子們出城賽馬。

顧阿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衛宴。雖然她見過幾次，但是每次見都感歎造物主的神奇，與衛宴精雕細刻相比，其他人就像女媧隨手甩出的泥點子。

不單單是她，衛宴幾乎吸引了河畔全部女子的目光。

這個時代，無論男人女人老人稚子都極崇尚美，遇到美麗的事物和人都大大方方地去看，更有甚者，在街上遇到美少年，還會手拉著手將人圍起來，看夠了才會放其離開。

一個穿水紅色羅裙的少女，羞羞答答地走過去跟衛宴說話。

「那是誰？」顧蓮女一臉不爽。

「那是臨川公主。」有見識的姑娘回道。

顧蓮女立刻膽怯了，表情收斂，目光變得豔羨起來。

顧阿纖也把目光收回來，之前衛宴對她十分友善，她不禁生出絲遐想，但是同時心裡明白，自己跟漢安侯府世子之間，隔了不止一個建康城。

南城到東城，她永遠只有上門打秋風的時候，才能靠近那裡。

衛宴轉過頭，眸光裡映著少女的清影，看到她穿得宛如一朵清新小蘭花，嘴角微微一勾。

「阿宴，別磨蹭了，再不比就到中午了。」顧弦催促道。

「你急什麼？」衛宴嗤笑一聲，「回回輸得衣不遮體還這麼有勁頭。」

「我今日換了馬！我叔父親自給我相的，必贏你！」顧弦一臉自信地大笑，「看看今日誰衣不蔽體！」

周圍的少年郎們哈哈大笑，起鬨聲、調侃聲亂成一團。

「今天跑什麼道？」有公子發問。

「還用問嗎？順著官道跑，到青山山腳下為勝。」

貴女們立刻跑到道邊站好，準備為心儀的公子鼓勁吶喊。

衛宴瞥了一眼淺藍色的身影，遙遙一指，「從那跑，到葉桃渡為勝。」

顧弦朗笑道：「羊腸小徑，這個新鮮。」

家世平凡的姑娘們立刻高興起來，因著貴女們把官道占了，她們只能在外圈擠著，這羊腸小徑不就在她們旁邊嗎？

顧阿纖看到衛宴騎著玉驄馬靠過來，不由得低下頭，衛宴的眸光燦若星辰，總是讓人不敢對視，似乎呼吸聲都把她籠罩進去。

不多時，少年郎們紛紛駕馭著自己的愛馬飛奔出去，頃刻間堤岸旁塵土飛揚，四蹄生風的駿馬很快就變成遠方的一個個小點。

鮮衣怒馬的少年郎們遠去，少女們才收回目光，談笑起來，結伴在河邊用蘭草蘸水點在身上，驅除邪氣。

待到中午日頭高高掛起，少女陸陸續續登車返家。

顧阿纖看見顧蓮女、顧燕女攜手跑到樹底下，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見了，她想先尋到犢車，但是車馬太多了根本找不到，直到車紛紛散去，僅剩十多輛時，她才發現自己被惡意的撇下了。

隨著牛車越來越少，顧阿纖站在樹下想，實在不行就的回城吧，反正吃飽了，走回去就當鍛煉身體加消食了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小婢跑過來，「姑娘，奴婢的主人問妳要不要一起走？」

「妳的主人？」顧阿纖一臉疑惑的問。

「奴婢的主人是吳郡顧氏的小姐，我們曾見過面的，姑娘忘了？白果。」小婢笑著說。

顧阿纖這才想起來，這個婢子不就是買她白果的人嗎？

「姑娘要不要來？我家小姐就在那輛犢車裡。」

顧阿纖順著小婢指的方向看過去，犢車裡一位小姐正在窗裡露著半邊臉友善的望著她。

眼看河邊的車馬都走得沒影兒了，中午的太陽也越來越曬，有車不坐卻走回去確實又累又傻，顧阿纖不再矯情，立刻做出蹭車的決定。

就在這時，賽馬的公子們回來了。

「阿蓉，等等我一起回家。」

遠處傳來顧弦的呼喊聲，車中小姐驚喜地向後看去。

「哥哥。」她目光越過顧弦，直直盯著他身後的公子，臉頰慢慢紅起來，「衛郎。」

「咦？」顧弦勒馬停下來，瞧著站在犢車旁的顧阿纖，微微睜大眼。「妳是那天書肆的那個姑娘？」

那天因為覺得顧阿纖似曾相識，他還停下來仔細看了看，後來發現並不是認識的人。

顧弦微微一笑，心中湧起莫名的好感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覺得這個姑娘面容親切，就像以前就該認識。

「哥哥不要嚇著她了。」瞧著顧阿纖微微往後退，顧明蓉連忙道。「妳快上來吧，我哥哥回來了，我先送妳歸家。」

「咦，妳家的犢車呢？」顧弦驚訝地問，隨後發現對方衣著樸素，以為家中沒有

犢車。他撓撓頭咧嘴笑道：「妳快上車，我騎馬在旁跟著，保證安全。」

哎呀，要是自家妹子就好了，這粉嘟嘟的小臉，真想捏一把。

「過來，我載妳歸家。」衛宴疏懶的聲音傳來，幾人同時轉過身去。

「你們認識？」顧明蓉眉心微動，很快抿嘴一笑。

「快點。」衛宴嗓音沒有回答她，只懶洋洋地催促。

顧阿纖躊躇一下，轉身上犢車，「我跟小姐走。」

「怎麼辦？」顧明蓉用團扇掩住嘴，眼睛彎彎。

「阿宴，你並沒有我想的受歡迎啊。」顧弦也哈哈笑，吩咐車夫駕車，自己拍馬跟上，唯恐對方追上來。

衛宴騎在馬上看著逐漸遠去的車，身下的玉驄馬不耐地移動著蹄子。

犢車慢悠悠的前行，顧阿纖感激地對顧明蓉一再道謝。

「舉手之勞而已。」顧明蓉細聲細氣道：「對了，還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？多大了？家住哪裡？」她微不可察地打量著顧阿纖，眸光盈滿笑意。

「我叫顧阿纖，十四歲了，家住南城的泔水巷。」

「泔水巷？怎會有住人的巷子叫這種名字？」櫻桃嘴快道。

顧明蓉微微皺眉，看了櫻桃一眼，「妳若再這麼口無遮攔，我以後就不帶妳出來了。」

櫻桃立刻吐吐舌不敢再說話了。

「年歲與我一樣，但妳似乎更顯小些。」顧明蓉彎彎眼睛，眼波動人，「既然我們年齡相近，以後妳喚我阿蓉，我喚妳阿纖可好？」

顧阿纖點點頭，禁不住又感謝道：「今日要不是阿蓉妳把我撿上車，我就要走回去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顧明蓉噗哧一笑，纖纖玉指點了點她的額頭，「我剛還見衛郎要載妳歸家，以為你們是鄰居呢。」

「我家小姐才跟世子是鄰居，門對門的。」櫻桃又忍不住口快，在瞥見顧明蓉不悅的眼神後，用手捂住嘴。

「家母是漢安侯夫人的族人，曾帶我去過一次……」顧阿纖謹慎地措詞，不想人誤會他們。「世子大概瞧我可憐，沒有車才要載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顧明蓉笑著點點頭。

「世子待女子們向來冷淡。」櫻桃捂著嘴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。

顧明蓉不認同的搖搖頭，「別人不知，其實衛郎是面冷心熱的人，相處久了就知道了。」

顧阿纖也不知該點頭還是不點頭，她並沒打算跟衛宴相處久。

「對了，我們這就算認識了，改日我下帖子請妳來家裡玩。」顧明蓉朱唇輕啟笑意盈盈道。

顧阿纖剛要回絕，就聽到顧弦在外面說：「阿蓉，巷子到了，妳請那位姑娘下來吧。只不過這巷口狹窄，犢車是進不去了。」

顧阿纖連忙再次道謝下車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顧明蓉拉住她的手，殷切道：「得空我下帖子，妳一定要來。」顧阿纖只得點點頭。兩人身分相差太大，根本不可能平等相處，她覺得大概是這位貴女覺得她新鮮好奇，也許過會兒就覺得沒趣了，所以暫且應下。

回到家，顧蓮女、顧燕女看見她吃了一驚，「妳沒在家啊？我們把妳落下了嗎？」裝得可真像。

顧阿纖懶得爭吵，轉身回房，身後傳來顧燕女的嘟囔聲——

「不過姊姊，她可回來得真快，像長了四條腿似的。」

Crescent Family